

編後記

林佩蓉

2017年的辭世作家名單裡，原有兩位學者王保珍、裴溥言，然因為與台灣文學的聯結較少，事蹟難以成篇，於是僅在大事記裡記錄，編輯顧問說，大事記不要只是一條條的記事，多寫一些，像是寫篇短文也沒關係。2017的特稿，感謝邱貴芬教授在百忙之中給予我們一篇重要的觀察，是數位人文還是人文數位，在這篇〈維基百科：台灣文學知識的建構與傳播〉裡，讀者可以自行尋找答案。洪文瓊老師這位資深的兒童文學研究者，在撰寫〈兒童文學研究概述〉時，因為是首度為年鑑寫稿，他具有強大史料魂，並不斷以「這算不算」、「那需不需要」的起始句，向我們拋出許多可貴的提問，在前言就寫下了三千多字，我們在討論時覺得這些「問題」非常重要，對台灣兒童文學的界定，對一部年鑑要收納、研究的範圍等，於是我們決定拆解，並請洪老師作了「起」與「合」的鏈結後，成為第二篇特稿：〈淺析「台灣兒童文學研究」的界域〉；10月份參加「台灣文學研究學會」的年會時，評論了日本學者赤松美和子的文論〈日本的台灣文學研究，這十年〉（由陳允元翻譯）驚訝有這麼完整的日本對台灣文學的研究，與會的學者建議這篇文章應該可以收在一個年度的年鑑裡，作為紀錄或回顧都很適合，雖然我們已有八木春奈撰寫的〈日本對台灣文學的研究概述〉，但加上這一篇則能將始終與台灣文學研究相當密切的日本對台觀察，匯集成一部可觀的資料。惟因原文篇幅頗有份量，編輯團隊摘錄部分內文於紙本刊出，全文再請讀者至檢索系統查閱。

今年的「創作與研究概述」，還是有遺珠之憾，一向準時交稿的〈客語文學創作概述〉作者，在十月中身體有極大的變化，無法專心撰寫，卻不忍向我們說不，持續勉力書寫，然最終無法在落版前交稿，希望在電子版上能夠補上。此外，今年也持續出現可貴的救火朋友，在允諾與後悔間搖擺，最後在非常關鍵的時間點上卻丟了棄寫炸彈的〈現代詩概述〉撰寫者，幸有甫南歸定居、年輕有為的江昺崙提水救火，他把自己埋在台文館的圖書室裡幾週，在擔心自己不夠專研詩的焦慮下，加倍認真的閱讀、整理，終是完成符合年鑑體例與模組的觀察，又另有他例便不在此贅述。加入團隊進行新書提要撰寫的本館正牌圖書資訊管理員丁千惠，發揮所長，詳盡蒐書後，又埋頭電腦前將各類提要完成，此外除錯高手雅儀、敏琪緊盯每個符號與標題，是年鑑不可缺少的得力者。時間是最嚴格的訓練者，我們在追趕進度的壓力下，將長期關心年鑑也寫概述的林肇豐拉進跑道，他在10月接下「加值應用計畫」的主持人工作，安排明年曝光的規劃以及協助我們提早啟動邀稿工作，12月完成的「年鑑寫作者工作坊」收穫甚大，我們會在適當的機會與大家分享與會者精彩的看法。

已經逼近必須印刷的底線了，卻想起2017年的年鑑二十工作坊，因為必須到醫院修學分的林

瑞明老師無法前來，於是和正在為年鑑瘋狂寫「行銷計畫」的林肇豐討論，一定要邀請林老師寫一篇，又考量他體力有限，找人訪問他最好，於是邀請這一年來在本館圖書室的粉專上略有名氣的小編，惟嘉來試試，她很緊張，開始先跟我們問東問西，然後又找了林老師與年鑑相關的文章來看，由我來邀請，擬題，然後邀集編輯工作同仁一起來聽，很好，這樣的規劃，應該可以為年鑑寫出知性又有趣的「推銷文」。

11月22日的晚上將近九點，打了電話給林瑞明老師，請他有空來館一趟，談一下《台灣文學年鑑》從委託到自辦的歷程，好在他沒有拒絕，精神感覺也很好，於是暗暗鬆口氣：身體應該還好吧。不知為何，心底卻開始自責自己平日疏於問候，也好一陣子沒有一起吃飯，總是有事找他幫忙才聯絡……，約好11月29日下午，我們訪問他，以及一定要拍一張合照，把12年前的小組成員再次聚集，彌補沒有合照的遺憾。夾著電話一邊敲打鍵盤記下時間，一邊繼續聽林老師說話：「不要一直工作，要休息啦，你都作到頭上發光了（又沒有禿頭怎麼會有光？忍不住插話回嘴），臉書人家拍的照片啦，哈哈哈哈哈，要出去玩啦，不要一直作」，好啦好啦的隨意跟老師說：那時間快到再提醒喔，或者去載您。如往常般的，等老師那頭電話斷線後，才掛上這頭電話，然後打開臉書，去翻那張他說的頭上有光的照片……根本就是因為站在電線桿下嘛，愛說笑啊老師，29日可不要忘記，於是又打開行事曆，在27日的上午記錄：「打給林老師，提醒！」。

後來，27日沒有打給林老師，29日他沒有來，我們沒有合照，也沒能寫出有趣的文章，雖然誰都沒有忘記這個約定，但我們就是聚不了，並且從此失去那個以為隨時可見就能見的身影，想聽就能聽到的聲音。

參與年鑑工作從來沒有覺得辛苦，也不覺得累，因為始終有靠山，靠著遠方切切關心年鑑字字句句的代號C前輩，更靠著可親可近的府城巡守九門提督，如今巡守者離開，遠行，我們當然不會也不能趁此偷懶打混，只是失去可追尋的身影、失去被加油打氣的聲音，很不真實，等書出版後，或許，或許，會有些力氣，面對這一切既不實際、也不願承認的錯愕與發生。



因為太想記住您的笑容，所以只好出賣自己的蠢樣，以下除巡守外一律化名，反正時隔十餘年，今昔相比，已難以對應。右起：打火美編阿男、林退嬰（開始只想寫詩的林瑞明老師，《台灣文學年鑑》奠基台文館的號召者）、long、插花同事曾小姐、越作越多依然頭毛茂盛的潘滾滾。